

卍台灣新竹縣橫山華嚴寺
住持上聖下境法師講述

《金剛經密碼》

現代文譯

金剛乘弟子慧心合什恭錄

這是一本釋迦佛陀揭示生命實相，
完成人間救贖的心靈解脫教示，
讓大家都能覺悟「眾生未曾流轉生死」，
並印証自心那顆「早已成就的清淨本心」。

【作者簡介】



上聖下境法師

現　　任：
橫山華嚴寺 住持
華嚴蘭若公益協會 理事長
華嚴蘭若月刊雜誌社 社長

終身職志：
傳播佛法．真理．智慧
化娑婆人間為極樂淨土

著　　作：
以密法說佛法經典現代文譯系列：
般若心經、金剛經、佛說阿彌陀經、
普門品、地藏經、藥師經、六祖壇經、
達摩祖師論集、佛遺教三經、法華經、
彌勒三經、維摩詰經。

卍華嚴蘭若
新竹縣橫山鄉豐田村油羅4鄰95之7號
電話：(03)5936100
◎佛學網站
https://www.huayen.com.tw

目錄

序文

「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現代文譯金剛經即是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，所揭示的生命實相，能讓我們當下調整迷妄與偏見，一窺明心見性的輕安法喜，「清淨如來」自然現前，進而與我們的法身重逢。

金剛經密碼，是釋迦佛陀在世時，完成人間救贖最重要的般若智慧開示，能協助我們了生脫死、即身成就。超越自我，亦即超越時空，始能終結百千萬劫的生死輪迴，重返清淨本心「本自具足」永不腐朽的金剛智慧法身壽命。

生命存在的最真實之相，就是「真理」。

當相信真理與懷疑真理二者皆消除時，代表真理已融入吾人的生命裡，清淨本覺的自信心，就會悄然回歸到覺性的本位。

嚴謹的說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，不是一部教義、也不是要世人去相信、更不必去牢記背誦或研究的事物。

換言之，閱讀「金剛經密碼」，不需要起心動念的刻意造作，只要覺知領悟經文的內涵，實際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即可。

如果我們心中所認知的真理不究竟、不整體時，就

無法譜出完整的生命之歌，不僅錯過了【人身難得】的機緣，還會誤導他人步入歧途，斷人法身慧命、損人不利己。

「金剛經密碼」現代文譯的出世，能開啟吾人內在心中心經密「非知不可」的生命存在最真實之相。

也期盼能為讀者們，帶來前所未有的「心靈改革之路」。

最後，願佛法、真理、智慧，與大家同在。

上聖下境法師口述，金剛乘弟子慧心恭錄編輯校訂。

歲次庚子金鼠年　立春完稿

法會因由分第一

本經編輯之一阿難尊者口述，這是我親耳聽聞、親眼所見佛陀所開示，永不損壞的金剛智慧到彼岸的事蹟。

當時，佛陀居住在波斯匿王的首都舍衛城外，是王臣須達多所奉獻提供的祇園精舍，由大比丘們所組成的教團約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左右，在那裡跟隨佛陀精進的修行。

到了接近中午用餐的時候，世尊(佛陀)披著袈裟、拿著粗鉢，和平日一樣走入舍衛大城去「教化結緣」，

在城中逐户的乞討食物，和處理城中居民的疑難障礙問題，用智慧的開示，來換取一鉢應量器的食物，不超過七個家庭之後，就返回到祇園精舍「謝供養」的用饍。

用完餐後，收拾整理衣鉢，洗淨雙足的敷展座具，眾人皆同步的坐下來，準備午后繼續展開學佛修行的釋疑課程。

善現啟請分第二

此時，教團長老解空第一的須菩提尊者，從大眾圍坐之中站了起來，走到佛陀的面前，以最恭敬的禮

儀「偏袒右肩、跪下右膝、双手合掌」，恭敬的向佛陀求法說：尊貴稀有的世尊、如來！

您善於加持調教所有修行者的行為與覺性的開啟，如果有正信的善良男子和善良女人，內心發出了無上正等正覺的大菩提心，想探索「如實了知自心」的生命存在最真實之相時，他們應該如何來安住自己當下的一心，如何來面對自我的「無定心性和疑慮不信」，並能降伏自我內在煩惱的散亂心呢？

佛陀含笑的看著須菩提說道：

你的問題很好，我現在就來為大家解說開示。

凡是一切正信的善良男子和善良女人，只要發出「無

上正等正覺」的大菩提道心時，就應該以我所教導的方法，來安住自己當下的一心，並降伏內心「十惡所生」的邪妄亂念之心。

解空尊者須菩提感恩法喜的向佛陀頂禮並說：是的世尊！這是弟子們殷切的期待與盼望，大家都極樂於聽聞您智慧見解的開示。

大乘正宗分第三

佛陀接著告訴須菩提尊者說：

所有想學佛修心的菩薩們，尤其是已經發出大菩提心，想「如實了解自心」的人，更應該覺知領悟，

如何才能降伏自我這顆煩惱迷妄的心。

首先我們來談談什麼是「四生」的形相，這樣才能破除一般人，對生物的迷思概念。

所有一切眾生的種類，無論是卵生、胎生、水中濕生、或由羽化所生，包括有肉體的形物，和無形相物的精神界，或介於執著「有」的想像、和執著「無」的想像，甚至介於「不無不有」中，所有想像的一切眾生……等，我都能令他們獲得最大的解脫與救贖，來協助他們的心靈世界，從顛倒昏沉的此岸、引度到智慧解脫的彼岸。

佛陀為了要破除一般人，先入為主舊有的已知「形

相」觀念，所以必須先向會眾們解說「四生」的涵意。

唯有先破除已知的頑執表相概念，才能消滅精神上的煩惱，而抵達未知的心靈領域「解脫的彼岸」。

佛陀停頓了一下，並靈思著，將眼神望向萬里無雲的湛藍天空，徐緩的接著說道：

我們換個角度來說吧！大家都會錯解，在起心動念所形成的虛幻娑婆世間，有著無數無量的眾生存在，但其實並沒有任何「眾生」可以獲得引度。

須菩提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嗎？

因為學佛修心、行持慈悲利他的菩薩們，心態上假

若還存有本位主義的名利、權勢、貪愛、執取的想法時，這就是代表「我相」的習氣。
如果對待他人，尚存有自我感覺良好「我勝他劣」的分別心態，也執著於好壞善惡、貧富貴賤……等分別見時，此即稱之為「人相」的習氣。
如果自己的內心之中，仍然存有貪、怒、愚、殺、盜、淫、妄、疑……等的世俗心態時，即稱之為「眾生相」的習氣。
若會心起妄念，去追逐一些消災祈福，和長壽不老的邪說邪見異相，或喜歡倚老賣老的自命老而有德、自命大而有行、自命權而有威，只會祈求自己與子

孫的來世福報，講任何話又喜歡下斷論時，即名為「壽者相」的習氣。

須菩提啊！如果發心學佛修心，行持自利利他菩薩行的人，心中尚存有這四相習氣的人，就是代表四種眾生的相貌，就不夠資格堪稱其為真心學佛修行的菩薩了。

佛陀解釋著胎、卵、濕、化即四種眾生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亦代表四生的形相，與煩惱妄心的內涵。

妙行無住分第四

佛陀此刻加強語氣的接著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所有學佛修心的菩薩們，對於自己所想和所做的事情，都應該放下任何「有所求」的期待和執著，用自己的生命盡心盡力去實踐力行真心的佈施之道。

換言之，就是以不執著色(代表物質)的去佈施，也不執著於聲音、香味、味覺、接觸、思想……等佈施。

須菩提啊！真心學佛修行的菩薩們，都應該像我現

在所說的這樣，不執著於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的六塵任何形相，以生命盡力的去行持佈施之道。因為佈施有三義：

1. 物質上，「財施」的給予。
2. 精神上，「法施」的給予。
3. 能去除他人恐懼，或被情緒勒索無助「無畏施」的給予。

財施為固體物質的形相，法施與無畏施為精神意念的形相，物質與精神的二者形相若皆能破除時，就無「人、法二相」的執著了。

佛陀說到這裡，開始以反問並帶引導的方式繼續說

道：

須菩提你知道嗎？如果修行的菩薩，若能不執著於「形相」的去行持佈施之道時，那樣的「福德」真的是不可思議、無法衡量、難以估計啊！

須菩提，你能針對「福德」的問題告訴我，你的看法與見解是如何呢？佛陀邊問，邊順手指向東方無邊無際的虛空說：你認為那東方的虛空，可以衡量其邊際嗎？

須菩提虔敬的回答：世尊！無邊無際的東方虛空，的確是無法去思考與衡量的。

佛陀再問：那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包括四維上下的十方虛空，你可以去思維和衡量嗎？

須菩提仰望著天際，若有所思的說：世尊！十方虛空也一樣，的確是無法思維與衡量，其無邊無際的浩瀚啊！

佛陀此時收回了仰望虛空的靈思，眼神望向須菩提說道：沒錯，就是這樣！

所有學佛修心的菩薩們，一旦以不執著於有所求的「形相」，而去實踐佈施之道時，這樣的福德就會像那浩瀚的十方虛空般，不可思議、無法衡量、難以估計。如果所有學佛修行的菩薩們，都能依止我

所教導的心態與方法，去行持佈施之道時，就能輕易「安止」自我內在的散亂妄念之心了。

如理實見分第五

這個時候，佛陀為了要破除大家對「形相」的染執，於是繼續深入的探討解說道：

須菩提！你對「形相」的深入，已經體會了多少呢？我們再換個角度來談吧！你認為能否用肉體色身的「身相」，來見到如來嗎？

須菩提不經思索的直接回答說：世尊！不可能的。肉體身相絕對不可能見到如來，因為如來的身相，

並不是在指我們肉體的色身，而是在指精神形態上的小我意識淨化昇華，返璞歸真的重返吾人內在「清淨真如本心」的現前。

佛陀正色的告訴須菩提：在娑婆世間，凡是所有一切的「形相」，皆是虛妄與不實在的。如果大家都能夠從各種「形相」之中，去深入覺知體悟「形相」的內涵時，就能夠見到自心清淨如來的現前。

正信希有分第六

須菩提似懂，但尚未通達的請示佛陀說：大慈悲的

世尊！您所開示的見地確實是無比殊勝，但是眾生的品類和領悟的層次非常多，各種形態的習性也摻雜不齊，當他們聽聞了您「生命實相」的真理開示時，內心能否生出最真誠實在的「信心」呢？

佛陀嚴謹的告知須菩提說道：別這麼說！世間人雖然顛倒昏沉，喜歡用生命去追逐水中的月影，又貪生怕死、不愛聽聞令人乏味的生命實相真理，但在我未來圓寂入滅後，乃至五百年，甚至年年輪一直延伸到無窮無盡的未來歲月時，只要有任何人，能主動持守自我內在的良知心戒「眾善奉行、諸惡莫作、自淨其意」，來學佛修心，這些人皆不

是普通的人，必定都是宿世以來福慧具足之人，他們在生生世世的輪迴生死過程中，只要有機緣接觸，或見聞到金剛經的文章字句法義時，當下就能立即生起無上的「成道信心」，還能將我現在所開示「以永不腐朽的金剛智慧到彼岸」的生命實相真理，做為自己此生此世學佛修行的「實証實修」目標時，像這樣能明心見性的人，宿世以來必定都不只曾經於一佛二佛三、四、五佛的處所，種植過粗淺的善根層次而已，應該是在宿世無量無邊百千萬億「千億佛」的處所，早已廣種了一切宿世深厚的善根慧緣了。

換言之，他們不僅只能夠聽聞到這部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的文章字句，甚至還能當下心中自覺一念，而生出清淨信仰自心金剛覺性(代表佛性)，須菩提你知道嗎？吾人內在清淨如來的法身，完全知道、也完全清楚看見，只有非凡之人、才能作非凡之事，是謂大丈夫，只要能夠擁有直下承擔的膽識與勇氣之人，皆可獲得無量無邊的福德與智慧的印証。

此時，須菩提為了讓在場參與的會眾，更能覺知領悟佛陀現在的精闢開示，就以提問的方式說：世尊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佛陀說：因為所有見聞金剛經的文章字句，當下又能打從自我的內心深處，生起無上信仰自性永不腐朽的金剛智慧「舍利子」時，像這樣的人，內心之中必定已經不再存有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的無知愚痴染執，當然就沒有所謂的「法相與非法相」，可以去沾染與執著了。

無得無說分第七

此刻佛陀的目光，環繞著全場會眾每一個人的眼神，一邊繼續說道，為什麼沒有所謂的「法相與非法相」呢？

因為所有的眾生，如果心中堅持己見，只在乎計較外表的「形相與因果」時，即代表已經染執在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……等「形相」的沾染執著了。

如果還會再去頑執「法相」時，就等於是在緊緊糾纏執著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」的種種「形」，和種種「相」了。

如果還會迷惑於「非法相」時，即代表在根本的心態上，就已經被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」……等形相的偏見，給纏縛困住了。

因此，所有持守良知心戒，修學「福德、智慧誓願集」的修行學佛之人，不應該執著計較於「正法」，也不應該迷惑顛倒於「非法」。

就是因為這個真實法義，我才會經常的告誡所有出家學道、追求出世絕塵的比丘們，都應該深刻覺知體悟我所說的法義，有如竹筏渡河的譬喻般，竹筏只是載人渡河的法器和工具，就跟「正法」一樣，只要渡過了河，就應該不執著的捨下，大步的向前邁進，而不是扛著正法的竹筏，自我感覺良好，卻被文字名相框住，艱困的障礙著「自淨其意、心智成熟」的前進步伐，更何況還有絕大部份信仰宗教

的人，執迷在那些無法渡河到彼岸的「非法」竹筏呢！

因為世間一切的宗教信仰，都只會困惑人心，皆屬於無法獲得心靈解脫的「非法」，唯有淨心覺照的信仰「自心覺性」，也就是佛性的覺醒，開啟自心的智慧，提昇自我的心力，這種心靈解脫之道，才能堪稱為利益他人的「正法」。

說到這裡，佛陀將話題準備從正法與非法的界線，開始導向更深入無上精闢的「無為大法」，於是開始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你對於所謂的「法」，能體會多少呢？

你認為我有得到「無上正等正覺」之道的法沒？你認為我有任何的「說法」嗎？

須菩提虔敬的回答：依我所了解您所說的法義，並沒有絕對的「定法」存在，所謂無上正等正覺之道，也沒有絕對的固定之法可說，唯有自己的心靈能全面覺知體悟，清淨如來自然現前，才能夠直接說明其生命存在的最真實法義。

佛陀慈悲柔和的開始應機逗趣，反問須菩提，「怎麼說」呢？

須菩提若有所悟的懇切回答：

因為清淨如來所說的一切法義，都是教人不可以斷章取義的執著，也不可以假藉不究竟的語言來形容，清淨如來所說的法義，更不屬於世俗的方法，和錯誤的方法。

佛陀滿意的含笑，更進一步的追問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須菩提思緒清明的繼續回答說：

因為自古以來，所有証悟無上正等正覺之道的大成就者們，皆是以大自然的「無為」大法，而獲得在世最大的覺悟，絕對不是一般世間人在諍論的正法與非法。

所有宗教信仰的存在，只是引導世人進入虔敬的生命態度，從物質世界進入到精神層次的渡河工具，只因為每一個人的成長時空背景皆不同，所以自古以來，所有大成就、大覺悟的先知們，他們各自體會與契入「無為」的方法，當然就會互有差別，卻無損其慈悲智慧的誓願。

(註：諸神、諸佛、天主、基督、上帝、阿拉，都是在代表著吾人內在的良知覺性重生、與覺醒夢歸，只有先知們才會引導眾生信仰自我內在的自性阿彌陀佛、內在的天主、內在的博愛基督、內在的上帝阿拉。

而世間宗教信仰的傳道者，只會拿表面的形相因果，恐嚇世人盲目去追求心外的諸神佛、天主、上帝、阿拉的庇護，如果「不信、不從」死後就不能上天堂極樂，而且一定會下地獄，殊不知種善因得善報、種惡因得惡果，都呈現在現世報中，內在良知的壓抑恐懼、憂思苦惱的逼迫，就是現世地獄的樣貌，根本就不須等死後。）

依法出生分第八

須菩提！你能這樣深入體會「無為」大法的殊勝，這是非常好的體悟。

佛陀接續話題繼續深入無上「福德」的真實義說道：如果有人用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世間珍寶(金、銀、琉璃、鑽石、瑪瑙、珊瑚、珍珠)等「七寶」，來行持財物的佈施，或用象徵七寶的「七覺支」，來行持法的佈施時，你認為此人所獲得的「福德」多嗎？

須菩提立即回答說：

世尊！這樣能捨、能得的大勢能佈施，的確非常的不簡單，只有人中之龍鳳，才有如此的膽識與魄力，這樣的福德實在是太多了，不是嗎？

佛陀立即導入「福德」的真實本意，詳細深釋的回答須菩提：沒錯！這樣的福德的確是非常偉大。但

這只是侷限在世俗「財施與法施」的福德上，還尚未觸及到福德最真實的本意，和無窮無盡的「極致福德」。

如果有人能夠深切相信金剛經的涵意，並接受這些生命實相的真理，還能念念不忘的心繫時，只要能信受奉持四句偈，並憶念「一切有為法、如夢幻泡影、如露亦如電、應作如是觀」的空性智慧領悟，又能夠為他人演說「應無所住、而生其心」，也就是永不損壞的金剛心(形容金剛智慧舍利子)，代表心不住一切形、一切相的去行持佈施之道時，那樣的無求、無相、無念、無作、無為的「財施與法施」

福德，遠遠勝過前面所說的世俗有所求的「財施與法施」呢！

佛陀以莊重的語氣告訴須菩提：將世俗的財施與法施作為，導向應無所住一切形、相，以清淨真如的本心，去行持無所求、不著相、不執著的無為佈施心態，能勝過世俗一切「財施與法施」的福德百千萬億倍，你知道是為什麼嗎？

因為過去、現在、和未來，所有大成就的十方三世大覺悟者(十方諸佛)，包括他們所宣揚「無上正等正覺」的知見說法內容，都是從這部金剛經的法義，所衍生出去的譬喻和申論。

須菩提啊！你要特別覺知體悟這些見地，我所謂的「佛法」是屬於心領意會，必須融會貫通的去「信受奉行和實証實修」，只要用口語文字說出來的佛法，已經不再是真理了，不可以停留在死背和研究的階段，佛法的真理只能心領神會，和融會貫通的去實踐力行，終究是無法用語言文字去說明其內涵。所以不可以頑固執取，和依文解義佛經上的語言文字，還錯解誤以為這就是顛撲不破的佛法、真理、智慧。

尤其是連自己都做不到佈施之道的人，卻跑去對能捨大勢能之人，大談什麼是佈施之道的佛法，這叫

做宣揚不如法，而不是在宣揚佛法。

因為人、事、物、對象，和時空、劇情，皆不應機、也不恰當時，開口就是在造業，如果未能實証實修的身歷其境「喝過這杯同等齊的水」，以身、口、意的生命去身歷其境實踐時，就冒然去評論修行者的是非對錯，那只是不懂覺知自省、缺乏實際「証量」之人，世俗頑劣的習性罷了！

佛陀此時正在引導所有的會眾，破除世俗不實在「有所求、會著相」的佈施福德，和迷思的框架與結構，無論是任何的財施或法施，一旦能將心態導入「無所求、無所為、不著相」的盡力去行持佈施之道時，

這種空性智慧的覺知體悟，才是佛法存在的最真實法義。

換言之，三歲孩子都會唸經說佛法，但卻不解其義的像鸚鵡學舌般，佛法不是固定教條式之法，無論在任何時空、環境、和人事物上，只要能究竟利益他人的，都可堪稱其為圓融的佛法；只要會障礙到他人心靈智慧的開啟，和靈性心力的提昇之事，都不夠資格稱其為佛法。

故，在虛妄不實的娑婆世間，是非對錯不屬於佛法，但佛法卻能包融世間一切的是非對錯。

一相無相分第九

佛陀詳釋「形相與福德」的真實法義後，開始將話題導入心靈層次的証悟心境，剖析「果位、有無、和得失」的問題，來佐証降伏自我感覺良好「妄念心」的方法。於是對須菩提說道：

你認為四果的阿羅漢，其証悟的心境「果位」是什麼呢？

假如初果羅漢「須陀洹」的聖者，心中自認為「自己已經獲得初果羅漢的果位」，這樣的人是否代表他真的已經印証到初果阿羅漢的果位呢？

須菩提虔敬的回答：世尊！這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您能否再深入詳釋呢？

佛陀清澄的眼神，望向全場的會眾說道：

因為初果阿羅漢「須陀洹」果位的心境，是名為「入流」，代表無所能入，不入於六塵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塵染。

換言之，代表六塵的染執，已經無法動搖初果羅漢「須陀洹」之人的定力心境了，所以才夠格堪稱其為「入流」的心靈層次。

（註：大家可以看看，從佛陀圓寂入滅至今二千五百多年來，所有自稱活佛轉世、自封如來的尚未「入

流」之人，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特點，就是喜歡沾染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的六塵形相，譁眾取寵、自稱得道的大成就者和如來，以神通魔術的小技倆，迷惑眾生跪拜、讚歎，殊不知真正的神通，就是智慧通達生命實相的「覺知與領悟」。

吾人的生命歷練之旅，就像川流不息的山溪一樣，是由每一個當下「不重覆」的溪水，延續不斷流動，所組合而成山溪的生命之歌。

一旦我們能領悟山溪的生命實相時，就能覺察体悟「初果須陀洹羅漢」的入流心境。

原來吾人的生命存在過程，竟然只是一連串的當下，

印証「無我」的生命過程。

原來當我們能洞悉生命只是一個純淨本覺的覺性能量存在時，就不會讓川流不息的萬丈紅塵事物，所沾黏和染執了。

在人生旅途中，再也沒有什麼事物，能夠讓我們恐懼和憂慮了。

因為在清淨本覺「代表自心佛性」的角度，來覺察了知生命的本質時，我們就能深刻的覺悟，在這娑婆世間，沒有任何人會在川流不息的生命劇情中，失去任何的東西；連六根、六識、六塵、無明、老死、苦集滅道，和智慧的得到與失去…等，所有自

我情结的概念之心，都無法再束縛污染初果須陀洹羅漢的智慧與定力了。換言之，學佛修心之人，一旦能遵循八正道的生命旅途，代表已經能夠擺脫五蘊自我情結，超越六道生死輪迴的時空，昇華到四聖道的聲聞初級羅漢果位，即能堪稱其為已達「入流」的聖者)。佛陀深入的詳釋「果位、有無、得失」的迷思，才能佐証「降伏妄念心」的方法，就接續的問須菩提：你認為已經抵達「一往來」的二果阿羅漢「斯陀含」聖者，他會心存意念的認為自己已經得到二果阿羅漢「斯陀含」的果位嗎？

須菩提虔敬的回答：世尊！不可能的。所有印証「一往來」的聖者，不可能存有自我感覺良好「有來、有去」的染執心態。

佛陀說：沒錯！

所謂「一往來」的心境，乃指已達生命實相的「無往無來、不無不有」的心境，根本就已超越「得到與失去」的框架和界限。

換言之，也代表在一往一來之間，即能超越「五欲」的染執，完成持戒、修定、生慧的究竟圓滿，才會堪稱其為「二果斯陀含羅漢」的果位。

（註：當我們再深入川流不息的溪水時，就能更進一步的体悟山溪的生命，既然是川流不息狀態裡的那顆清淨覺知的真如本性時，我們就能了知「無來無去、靈明悟性」的生命實相，而印證到「一往來」，而「實無往來」的二果斯陀含羅漢的悟境了。）

佛陀繼續深入的引導說道：

須菩提你再思維一下，已經印証到三果阿羅漢「阿那含」的聖者，他還會自我感覺良好的自以為自己已經得到「阿那含」的果位嗎？

須菩提謹慎的思惟後，虔敬的回覆：世尊！應該還是不可以的，但能否深入說明為什麼嗎？

佛陀為了導引須菩提的空性覺知悟性顯現，慈悲的解說：

是的！因為三果「阿那含」羅漢果位的証悟心境，就是「不來」。

而真正的「不來」，並不是指已經達到不必再來之境，而是指生命實相的示現，在實際上並無「來與不來」的分別執著，才堪稱為「阿那含」的聖者。

(註：很多人不明其理，喜歡掛口中說，來生不想再來投胎轉世，但很抱歉，這是由不得你作主的事，不必妄念紛飛毫無意義，連佛陀都在地藏經中開示，地獄不空、誓不成佛，什麼心態、修學什麼法、過

什麼樣的命運，一切都是自己招來惹來的。

當我們在深入川流不息的溪水時，就會更進一步的深刻覺知，現在流走的溪水，已經不可能再回來了，代表永不受生死輪迴之苦，自由自在、無拘無束的悠遊於天地之間，而印證到「不來」的三果阿那含羅漢的悟境。）

佛陀繼續深入的引導與會大眾，而問須菩提說：你認為已經抵達「無生、應供、破賊」之境的四果大阿羅漢，會心存意念，自以為自己已經得到「大阿羅漢」的果位嗎？

此刻，須菩提開始猶豫了，因為佛陀就是証悟四果最高級境界大阿羅漢的人，但佛陀卻從未心存意念、或掛在口中說過，自己是已成就大阿羅漢果位之人，於是回答說：

尊貴的世尊！不可以。但，這又是什麼緣故呢？

佛陀嚴謹的回答說道：

須菩提！其實已經抵達到「大阿羅漢果位」的人，印証了「無生大法」、又能破除一切六根怨賊干擾、並已堪受「應供」的大阿羅漢心境之人，是因為已無任何「法」需要依怙與救贖，也因為印証到已「無法可得」之境。

因為每一個人的內在心靈，本來就早已具足「未曾流轉生死、早已成就大阿羅漢的覺心佛性」，才會名為大阿羅漢。

須菩提當下恍然大悟、欣喜涕淚的說：慈悲智慧的世尊，原來如此。

如果已經成就的「大阿羅漢」果位之人，內心尚存有自己已經得道大阿羅漢的果位，代表此人的內心之中，尚在染執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」的四種「形相」染執，仍然屬於「四相的凡夫」之境。因為心態上，還存有染執的緣故，所以還不夠資格堪稱其為了生脫死的大阿羅漢。

（註：當我們繼續向川流不息的溪水，再用心深入凝觀體悟時，就會恍然大悟。

原來山溪的生命，與伴隨川流不息的溪水，正在為我們說法，因為已經沒有任何世間一切有為的萬法，能拘縛得住那顆無作、無為，不生、不滅的本覺之心，那是一種緣起性空，已經來到最高成就大阿羅漢的成道之境。

就像山溪的生命實相一樣，生命的旅程就像那不斷相續流動的溪水，而每一個當下，皆是「因緣故幻有的存在」，所以才能以此夢幻之身，印證那「生亦無來、死亦無去，來即無生、去亦無滅的如來之

境」。）

須菩提虔敬的向佛陀再三頂禮之後，繼續說道：

慈悲的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！

您曾經說我已得「無諍三昧」，人中之最的第一離欲阿羅漢。但當下我並未存有任何的心念，也未曾沾沾自喜的自認為已抵達了「離欲」的阿羅漢果位。如果當下我會心存意念，自以為自己已得阿羅漢道，您就不會說須菩提已經印証到阿蘭那的「寂靜行者」。

也因為我並未執著於一切所行，才會名為「須菩提」，唯有不執著於自我的一切所行，才能算是樂「阿蘭

那」行。

莊嚴淨土分第十

佛陀聽完須菩提的修行印証之後，又換了另一個「法相」的話題，檢視須菩提的想法是否正確，於是開口說道：

我以前曾經在燃燈師佛的居處承受法益，並蒙師佛授記，對於當時所學習的種種「法要」，你認為我有沒有任何「得到」嗎？

須菩提恭敬的回答：沒有！您並無任何的「得到」。您在燃燈佛的居處，對於所有受學的一切法要，並

無所謂的「得、失」可言。因為「清淨如來」本自具足一切清淨的萬法，世間根本沒有一切萬法，能修出另外一尊清淨如來的現前，唯有放下一切自我的得失與分別，才能印証羅漢道與菩薩道的心靈層次。

故，羅漢心境的人，一念「得失心」生起，立即墮入六道生死輪迴。而菩薩心境的人，一旦心起「分別見」時，就會為自己埋下無量無邊的煩惱種子。佛陀滿意的含笑，將話題導向「莊嚴」的問題，來加深開示「形相」的涵義而說道：

須菩提！你認為所有修行的菩薩，莊嚴了佛淨土

嗎？

須菩提回答：

慈悲的世尊！弟子認為，所有心起動念「刻意」的莊嚴佛淨土，都不算是真正的莊嚴佛淨土，但可否請您再深入詳釋好嗎？

佛陀以平靜的語氣，眼睛望著在場的修行菩薩，和已發出真心、追求真道的發大心菩薩說：

大家應該如同我所解說的這樣，內心生起真正「清淨的信心」，別去執著於物質(色)的一切「形相」，也不應該心生「妄念」，更不要執著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之勞的染執，才能走出自我迷妄的心。

應該謹記正確的方法，就是信受奉行永不損壞的「金剛心」，那就是「應無所住、而生其心」，這是在形容應無所住一切「迷妄頑執」的宿世無知劣習，而生出一切本然清淨的信心。

佛陀詮釋整部金剛經的核心「應無所住、而生其心」金剛經的法義之後，開始舉例來檢視須菩提的見解，對「有無、形相、非相」的真實義，是否能夠融會貫通，於是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假若有一個人，他的身體廣大像三百三十六萬里那麼高壯的「須彌山王」，你能否意會體悟這樣高廣的身體，是不是很大呢？

須菩提開始陷入沈思的回答:是的世尊!的確很大,大到無法想像。

佛陀立即反問:「怎麼說呢」?

須菩提恭敬讚歎的回答:尊貴的世尊!您所說的須彌山王大身,並非指我們這個成住壞空,有老、病、死的色身肉體,而是在形容那無形無相、無無明、無老死、無智亦無得,能包羅宇宙萬象,可以千變萬化的「智慧法身」,這才是真正高廣的「大身」,比須彌山王還大百千萬億倍呢!

無為福勝分第十一

佛陀滿意的含笑，開始把話題導入「無為」的真實法義，用手指向前方的恆河，而說道：須菩提！如果將恆河中的微細沙粒，全部詳細的計算出數量？再將每一粒細沙又當成一條恆河，像這樣依此類推，每一粒沙代表一條恆河，而每一條恆河中的每一粒沙，又幻化為每一條恆河，像這樣幾何倍數的「恆河沙數」多不多呢？

須菩提的思緒當下呈現升高擴大中，並以平靜虔敬的語氣回答：慈悲的世尊！這樣的恆河沙數，實在是多到無法計算、難以衡量，若以一粒沙幻化為一條恆河，光是這些沙數的恆河，就已經無法計算了，

更何況是再加上每一條恆河中的細沙數量。

佛陀的眼神再次的巡視，環繞在場每一個人的臉龐，徐緩的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我是以最真實究竟的話語來回答你，如果有正信皈依的善男子和善女人，以金、銀、琉璃、鑽石、珍珠、琥珀、珊瑚七種珍寶，像那每一沙粒般，注滿每一恆河，和每一恆河之中的每一粒沙粒皆代表世間七種珍寶，來行持「財物的佈施」之道，像這樣的「福德」夠多嗎？

須菩提面色虔敬、莊重的回答：世尊！那真的是夠多到無法計算、難以衡量了。

佛陀立即接續話語，告訴須菩提說道：如果有任何的善男子或善女人，能把這部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的法義，身歷其境去「深信和印証」，並將四句偈的涵意，去為他人宣說，像這樣「法的佈施」福德，勝過於前面用七寶所行持的「財物佈施」福德百千萬億倍。

佛陀此刻正在開示精神上，行持「法施與無畏施」，比物質上行持「財施」的福德，殊勝百千萬億倍。

尊重正教分第十二

佛陀繼續說道：

無論是誰，只要有任何人，或在任何地方，能夠「隨處宣揚」說講這部金剛經的經密法義，乃至四句偈法義……等時，大家就應當要清楚覺察了知，這個說經之處，一切世間天上、人間、阿修羅道……等心境之人，皆應主動趨前供養協助，就像在供養佛塔寺廟一樣的虔敬，更何況有人，能夠儘量去見聞持誦，並用心的去深解其義。

須菩提啊！你應當知道像這樣的人，已經成就無上第一稀有之法的層次階段了。

只要有這部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所在之處，就必定會有一尊活著的佛在那裡，所有一切尊重佛法

者，必定皆會以弟子之禮，前往持守和護持。

如法受持分第十三

佛陀以最真誠實在的生命實相，開示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」的第一稀有經義後，須菩提恭敬虔誠的請示佛陀說：大智慧的世尊，我們應當用何種名稱和法義，來稱呼這部經典？應該如何來信受奉持您的教誨呢？

佛陀告訴須菩提說道：此經的法義，是以「金剛智慧到彼岸」為主，

所以名為「金剛般若波羅蜜」，大家都應該重視、和在乎生命存在的真實意義，就是開啟自己內在心靈金剛智慧的「覺性」，也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，知道是為什麼嗎？

因為當我從口中說出「般若波羅蜜」這句話時，只是在描述一件事情的表面形容詞，並不能代表般若波羅蜜的內在涵義，所以已經不是般若波羅蜜的真正全貌了，唯有內在涵義的覺知體悟，才能代表真正「般若波羅蜜」的實相。

佛陀為了詮釋般若(智慧中的智慧)妙法，讓大家都能充份徹底清楚明白，故又問須菩提說

道：

須菩提啊！你能意會嗎？你認為我有任何的「說法」嗎？

須菩提直接回答說：慈悲的佛啊！您是在傳遞智慧的覺知領悟，「以覺引覺、以心傳心」，讓大家都能深入經藏心中心經密的智慧，所以您並沒有任何的說法，而是期望聽聞者，內心能真正產生「能受用的」相應與共鳴。

佛陀聽完須菩提的回覆後，繼續更加深入的接著問道：

須菩提，你能意會嗎？就像那三千大千世界，

所有微細塵沙的數量，是否很多呢？

須菩提恭敬回答：世尊！的確是很多，也難以計數。

佛陀說道：

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微細塵沙雖然很多，但我所謂的「微塵」眾多，並非在指物質世間的灰沙塵土，而是在形容心靈上的思想染執，和心靈智慧上的障礙，因此針對所有的微塵眾多，我才會說那些不叫做微塵，只有「心靈上的微塵」，才是我所說的真正微塵，就像我所說的「世界」，並不是在指這個物質世界，而是在

形容吾人内在的心靈世界，那才是我所謂的「真實世界」啊！

佛陀繼續用「空相」來解釋什麼是「般若妙法」而說道：

須菩提！你能體會嗎？你認為可以用三十二相(形容足皮安相、千幅輪相、手指纖長相、手足柔軟相、手足縵網相、足根滿足相、足趺高好相、月耑如鹿王相、手長過膝相、馬陰藏相、身縱廣相、毛孔生青相、身毛上靡相、兩腋滿相、身如獅子相、身端直相、肩圓滿相、四十齒相、齒白齊密相、四牙白淨相、額頰獅

子相、咽喉津液得上味相、廣長舌相、梵音深遠相、眼神金精相、眼睫牛王相、眉間白毫相、頂上肉髻相），就能見到清淨如來的真相嗎？

須菩提回答：

世尊！絕對不可能用三十二相，得見如來的真面目。

佛陀質問須菩提「為什麼」呢？

須菩提恭敬接續說：因為您所說的三十二相，並不是肉體色身的外表形相，而是在形容心靈上無形無相的三十二種瑞相性德，那才是精神

世界最真實的三十二相涵義啊！

佛陀滿意含笑的說道：

須菩提！你的見解很正確。如果有正信的男子或正信的女人，以恆河沙數同樣的身體和性命，生生世世都做長時間、沒有間斷的財物佈施，還不如有人能深信金剛經的法義道理，乃至受持四句偈……等，來為他人宣說，這種心靈上「法的佈施」，要比前面所說的「財物佈施」之人，勝過百千萬億倍。

離相寂滅分第十四

須菩提當下聽完佛陀的深入開示，而融會貫通了「般若」乃指吾人內心「本自擁有、不假外求」空性智慧的覺知與領悟，而痛哭涕淚，無法抑制內心法喜充滿的讚歎說：

稀有尊貴的佛、慈悲智慧世尊！

您今天所開示如此實用與深奧的「心中心經義」，皆是無法從表面上去覺察了知，而是必須透由身歷其境的實踐力行，和內在的心領神會，才能契入心中心經密的體悟，這是我宿世以來，所修學過的一切見地裡未曾有過，也從未見聞過的事情，縱使我曾經印証過一聞千

悟、和開啟智慧心眼的「慧眼」層次，也未曾聽聞過如此微妙至極的心靈妙法經義啊！解空第一的須菩提尊者，以感恩讚歎之情繼續說：

大慈悲、大智慧的世尊！假若在未來世，有人能聽懂這部「金剛般若波羅蜜」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中的「般若空性」法義，而信心清淨時，則內心必定會生出生命存在的最真實之相，當下即可了知此人，應當已經成就了第一稀有的功德智慧。所謂生命存在的最真實之相，並不是在指物質

的「形相」，而是如來所說心靈之相的內涵，才能堪稱其為「生命實相」。

今日我能身歷其境，親耳見聞如此微妙的心靈經藏法義，又能深信無疑惑的了然於心「頓悟與受持」，這並不是困難的事。

但，在未來世五百年後，或是更久遠的未來眾生，如果他們也能在聽聞此經的法義之後，當下法喜充滿，而自動自發去「信解受持和宣揚」時，像這樣真心現前最實在的人，足以堪稱其為世間第一稀有罕見之人了。

佛陀聽完須菩提讚歎的稟白之後，正色的回應

須菩提：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須菩提恭敬感恩的說：因為這樣的人，已經証悟到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的心靈之境了。

佛陀更進一步的質問須菩提：為何這麼說呢！須菩提感恩的回答：所謂的「我相」並不是指物質的形相，乃至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等等，都不是在指那些物質上的形相而言，一旦能夠遠離了一切有形的物質形相，和無形的心靈之相時，則名之為「諸佛」，即能「面見」清淨如來現前了。

（註：清淨真如的本心，本來就具足三藏12部經典的法義，唯有明心見性，才能從心靈大地湧現「般若」金剛智慧的蓮華。

拘留孫佛成就偈誦：「見身無實是佛身、了心如幻是佛性、了得身心本是空、斯人與佛無殊別」。）

佛陀聽完須菩提的心領神會見地之後，非常滿意的說道：

正是如此，你的覺知體悟很正確，如果未來有人，能夠聽聞這部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」的經義，而內心不驚駭、不恐怖此道之高深、不畏

懼此道修行「知易行難」時，即可了知這樣的人，實在堪稱其為世間稀有、人中之最的至善之人。

佛陀為了引導會眾，接續開示以金剛智慧（代表般若），到彼岸（代表波羅蜜）的涵意，而繼續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我所說的「第一波羅蜜」到彼岸，並不是指有一個心外極樂之處的彼岸可去，而是指返璞歸真的清淨真如本心，才有涅槃極樂妙境，所以對顛倒昏沈的人，才會說有此岸與彼岸，但對覺醒夢歸之人來說，此岸與彼岸皆

同歸於此心，唯有心靈底深處，才能印証「涅槃妙心」，亦是真正第一波羅蜜之境。

須菩提啊！

忍辱波羅蜜也一樣，我說不是忍辱波羅蜜，是因為清淨真如的本心，並沒有是非對錯、和任何侮辱之事需要去忍辱，才會名為「忍辱波羅蜜」。

佛陀為了解釋忍辱波羅蜜的真實法義，開始深入剖析的說道：「忍」乃指內心的容納，「辱」是在形容面對外境橫逆的考驗。

因此忍辱波羅蜜有三義：

1. 生忍－形容面對世俗之人的無禮譏辱時，皆能欣然面對和接受。
2. 法忍－行持菩薩道一生利益眾生，無感覺疲倦和厭煩。
3. 無生法忍－了知不生不滅的真如法性，本自具足，故不見生忍、也不見法忍。

就像我宿世之前，曾經為了償還極惡之君歌利王的罪惡，那種情境恰似在割截自己的身體一樣，節節支解了自我的面子、裡子、自尊、和利益、衰敗、毀謗、名譽、稱讚、譏笑、痛苦、快樂的分別得到與失去一樣，令人痛不欲生。

只因當下，我的心中已經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了，才能印証忍辱波羅蜜，而安住於常淨我樂之境。

如果當時歌利王在節節支解我的面子、裡子、自尊、和八種黑風吹襲的得失與分別時，就會像用刀在切割自己肉體的痛楚，完全一模一樣的「痛不欲生」。

假若當時我的內心之中，尚存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的話，內心必然會生起極度毀滅的瞋恨、憤怒、壓抑、憂鬱和報復的波浪意念，那就無法印証「忍辱波羅蜜」的空性智慧，

也無法安住於「常淨我樂」的靜謐心海了。

佛陀繼續詮釋「忍辱波羅蜜」的內涵，用宿世的修行事蹟來舉出實例。

佛陀回憶在五百世之前的往事說道：

在那個時代，我曾經作為一個忍辱仙人，就是因為已經洞徹了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遠離四相，才能實証實修的放下「八風與八苦」的分別見與得失心，而証悟到清淨真如的本心，根本就是忍無所忍，沒有任何八風、八苦需要我們來忍辱，只有自我的分別見、和得失心的所知障，才會招來惹來一切的煩憂

苦惱、才需要談忍辱這二字、才會有忍辱的問題存在。

當我們面對忍辱的劇情時，如果能將劇情拿來為自己「明心見性」所運用時，這才是「忍辱波羅蜜」以忍辱的智慧，抵達彼岸的心靈世界最真實之相。

須菩提啊！就是這個緣故，所有修行修心的菩薩們，應該遠離一切「有形與無形」的種種形相，唯有如此才能打從內心之中，發起「無上正等正覺」的道心。

換言之，不應該、也沒必要、更不值得我們去執著物質(色)，而心生妄念雜思，也不應該執著於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染執六塵之勞，而讓自己的內心沾黏了濁惡之心，不知不覺中，就會去執著於精神上的一切有為「法」，內心就無法返璞歸真的重返無所執著的「清淨本心」了，只要心中尚存有「染執」的沾黏時，代表已經迷失了清淨本心。

故，我才會開示大家，行持無私利他的「菩薩真心」現前之人，就不該執著於物質「色」的佈施，也不會染執於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

的佈施，只會儘量去利益一切眾生，真正實証實修「歡喜做、甘願行」。

佛陀繼續針對正在實踐力行、行持無私利他，利益一切眾生的佈施菩薩們開示說道：

我所說過的一切所有「形相」，都屬於不正確的物質形相，和不正確的無形相心念。

另外我所謂的「眾生」，並非在指那些有機物體生命的眾生，而是在形容那個無形體的心靈才是「實在眾生」，亦名為「真我法身」，所以十方諸佛即是形容十方眾生的覺性顯現。

須菩提啊！我今天以最真誠實在的話來開導

大家，講自己實際印証、實際修持、親自喝過這杯水的話，不講那些欺誑之語、也不講譎異不如法的話，我所修持與得到印証的是「真心之法」，是「無虛、無實」生命存在最真實的真理。

如果修行菩薩的心，還會執著於一切「法」，而去行持佈施之道時，就會像一個人走入了黑闇幽冥之中，縱使空有眼睛也無法看清人生最究竟的真理。

若是修行菩薩的心，不會執著於一切有為「法」，而去實踐力行佈施之道時，那就代表

此人的眼目清明心眼已開，恰似智慧之光照亮著愚昧無知黑暗的心靈陰暗之處，猶如在大日遍照的光明之下，能洞見心靈大地的種種彩色人生與生命實相。

須菩提你知道嗎！

在未來之世，若有正信的善男子，或正信的善女人，能夠體會這部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的涵義，或是在受持讀誦，而証悟了生命實相的真理，我將以覺悟的智慧佛眼，來看待此人，必定能成就無量無邊的無上功德之力。

持經功德分第十五

佛陀繼續開示「信受奉行」金剛經的持經功德說道：

須菩提！如果有正信的善男子，或正信的善女人，在清晨時分，以恆河沙數那麼多的身體與性命，生生世世來佈施於金錢財物；在中午的時刻，也以恆河沙數那麼多的身體與性命，來行持金錢與財物的佈施；在晚上的時候，同樣也以恆河沙數那麼多的身體與性命，生生世世實際去行持金錢與財物的佈施，像這樣一直歷經百千萬劫的年代，持續不斷的以身體力行，

全心全意的用金錢與財物，來行持佈施之道，如此深厚寬廣的財施「福德」雖然很大，但倒不如有人能夠聽聞金剛經的法義，而當下信心堅定、內心不生出疑慮與違逆，像這樣「正知正見」追求生命存在究竟真理的人，生生世世內心必定是供奉生命實相的真理、護持真理、擁護真理、弘揚真理，願意探索永恆靈性生命(代表法身慧命)的奧秘，從虛幻不實在的娑婆人間，頓悟人生終究只是一場千年大夢，唯有從夢中「覺醒夢歸」，才能真正印証「應無所住、而生其心」的金剛智慧，其福德將勝過前

面所說的生生世世以身體與性命，去行持金錢與物質的佈施之人。

假若聽聞金剛經的人，當下不僅只信心堅定，也能去書寫與受持、或讀誦金剛經，又能夠去為他人解說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的究竟法義時，那樣的「福德」真的無法言說和衡量啊！佛陀為了解說「福德之大」的無窮無盡，繼續精闢一針見血的說道：

這部金剛經的法義，的確是不可思議、無法衡量，具有無邊無際的「功德即智慧」，我今天特地為發大乘心的人開示，也是為發最上乘心

的人，深入解說的「極秘密」生命實相的真理，所謂的「極秘密」，乃指世間凡夫無法覺知的「心靈意念」，並非在指鬼靈精怪或神秘的外星人、神仙，更不是在指無法告人的秘密。

如果有人能夠自動自發的受持讀誦這部金剛經，又能廣為他人宣說金剛經的法義時，我必須嚴謹慎重的說，我完全知道此人、也完全看見此人，必定得以成就無法預測、難以衡量、無有邊際，不可思議的無量無邊「大功德」。這樣的人，必然能夠捨我其誰的當下承擔，發願追求無上正等正覺的最究竟之道，更能主動

荷擔清淨如來的家業，以身、口、意的生命，盡此一報身的去「弘法辦道」，而弘法辦道唯一的目的，就是「開啟眾生的心靈智慧和提昇眾生的心靈力量」，別無其它。

（註：佛陀正在點醒所有修行者，別把生命浪擲在水中月影的攀緣中，唯有印証生命的意義：即「宇宙為自視而來、為完成鍛鍊而去」，才有可能從千年大夢中「覺醒夢歸」，過個不遺憾的人生。）

佛陀說完極秘密的生命實相真理之後，對須菩提說道，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嗎？

因為一個不懂得自我省思、也不願意自我批判，更放不下已知的僵硬頑執思維，來追求未知的浩瀚心靈領域之人，終究只是一個樂於小聰明、小技倆的沒知識之人，主因都是染執了「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」的四相迷思與偏見，就必然無法以淨心虔敬的生命態度，去聽聞無形無相的心靈妙法，也不能以正心去接受體會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」的最實在法義，更不可能去讀誦本經，和去為他人解說了。

嚴謹的說，若有此經的存在之處，則一切世間、天人、阿修羅……等，皆應前往恭敬供養，更

應當知道此處就是「清淨如來的智慧之塔」，皆應「理、智相應」的主動恭敬、作禮圍繞，以所有智慧語言之「華」，和肅穆禪定之「香」，來散佈莊嚴其處。

能淨業障分第十六

此時，佛陀為了說明，以真誠的信心受持此經，能清淨煩惱「業」力與迷妄「障」礙之心，於是告知須菩提說道：

若有正信的善男子，或正信的善女人，只要在受持讀誦這部金剛經的時候，而遭受到他人的

輕賤侮辱、毀謗嫉妒、怨恨詐騙、或拳打杖石、意外傷害時，皆不必心慌意亂、情緒起伏，代表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宿世所造的煩惱罪業引起，本來應該墮落於極惱熱焰與愚昧心念的三惡道之中，所以現今才會受到他人的輕賤損傷，但也因為此時正在信受奉行金剛經的功德，就能把過去所造的所有惡業，當下立即一筆勾銷，全部消滅得毫無痕跡，一旦事過境遷，必定能得到「無上正等正覺的道心」。

佛陀一邊沉思的繼續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我憶念宿世前的過去，在無量阿僧

祇劫年代的時候，我在燃燈師佛的居所，幸運有福報的得遇八百四千萬那由他數，代表萬億尊成就的諸佛，我都曾經全部供養承事過，沒有遺漏過任何的一尊佛，也未曾錯過了承事供養的機緣。

但，假若在未來世的年代，有人能夠受持讀誦此經、而深入領悟此經的法義，他所得到的持經功德，比之於我所供養過萬億諸佛的功德，大過百千萬億倍，實在是無法比擬啊！

換言之，在未來世中，凡是有任何人能信受奉持讀誦此經時，其所獲得的福智功德，將是無

窮無盡、無法詳盡說明其功德的界線啊！但也有一些人，在聽聞此經法義之後，心中生起了狂亂狐疑的意念，而內心無法生起清淨單純的正信之心。須菩提啊！大家應當體會這部經典法義的不可思議，就連「果報」的得失，也是不可思議呢！

究竟無我分第十七

當時須菩提尊者，虔敬的請示佛陀說：慈悲的世尊，若有正信的善男子，和正信的善

女人，已經發起了「無上最正等正覺」的道心時，應該要如何來修持開啟自我內心「本自擁有」的金剛智慧，和如何來調伏自我內在的妄念迷思之心呢？

佛陀為了告誡與會的大眾，做任何事情都應該要「努力盡心去做，絕對不可以懷有自讚毀他的居功之心，或推諉消極之意」，就對須菩提說道：

凡是所有正信的善男子與善女人，如果已經發出「無上正等正覺」的道心之人，就要身歷其境的去實踐力行，內心生起「我應當盡一切生

命的力量，去引度並消滅眾生的煩惱」，當協助一切眾生消滅煩惱障礙之後，還必須心中清楚明白的覺知認清，沒有任何一個眾生內心的煩惱與障礙，是被我所消滅的、是被我所引度的。

因為修行者的心中，如果尚存有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時，就不能算是真心修行、開啟內在「般若空性智慧」的菩薩了。

佛陀為了引導眾人深入般若「空性」的智慧，開始詮釋「發心的究竟」和「無我的涵義」，就接續的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嚴謹的說，「心本空寂」，本自具足無我、無究竟的清淨本心，只要有相即有法，但在虛幻不實的娑婆人間，並沒有實際的「法」，可以讓人發出無上正等正覺的道心，只要沾黏染執一切境相之人，才會有一切法的生起，這即是「法不孤起、仗境則生」之意。

佛陀開始用反問的誘導語氣，來激發須菩提的思維，並深入「究竟和無我」的問題核心，於是對須菩提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你能意會嗎？過去我在燃燈師佛的居處受學時，是否有任何的方法可以獲得

「無上正等正覺」之道呢？

解空第一的須菩提尊者若有所悟的說：依我了解的覺知領悟，當時您在燃燈佛的居所修學時，並沒有任何的「法」，而得到「無上正等正覺」之道。

因為清淨真如本心的覺(佛)之性「本自具足」，只是世人沾染了我執與法執，而遺忘了。世間一切有為萬法，無法修出第二顆清淨真如的本心，也無法刻意去仿造和修練出第二顆自覺的佛性。

佛陀滿意含笑的平靜回答說道：

正是如此，你的空性體悟說的沒錯。實際上，並沒有「任何法可得」，所以才能清淨如來現前，印証到「無上正等正覺」之道。如果還有任何「法」能使我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之道時，燃燈師佛就不會為我授記的說：你將於未來的世界，應當得道作佛，名號為釋迦（代表能仁利眾）牟尼（代表寂默無為）。就是因為實際上，並無任何「有為萬法」能得道成佛，畢竟「佛心即覺性」不染不著，是本然具足空寂無為，才能印証「無上正等正覺之道」，這是相同的道理。

所以燃燈師佛基於這個緣故，才會對我說：「你於未來的世界，應當得道作佛，名號稱為釋迦牟尼」。

須菩提你知道「如來」的定義是什麼嗎？其實並不複雜、也不神秘，「如來」就是形容「一切諸法」，都能如「真實之涵義」。

如果有人敢妄言說：自己已成就「如來」之身，已經得到了「無上正等正覺之道」，這些都是錯解佛法的大邪見之人，其實根本就沒有「有法可得」的成就可言，所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十方三世諸佛，能得到「無上正等正覺之

道」，都是因為已經印証到自己內在「清淨真如的本覺之心」，就是清淨如來的現前。只有印証「無法可得、遠離一切境相」，內心不生起種種虛妄不實之法，清淨如來自然流露現前。

佛陀繼續深入詮釋，我所得到的「無上正等正覺之道」，乃指無虛無實最平凡自然的「中道」，就是這個緣故，我才會說「世間一切法、皆是佛法」。

須菩提啊！所謂世間「一切法」，並不是指那些心起動念或刻意造作的一切法，而是指一切

大自然運作的「法則」，和內心不生起種種「虛幻的妄念」，那才真正堪稱其為「一切法」。

換言之，我所說的「一切法」，可以用譬喻的方式來解說，就如「人身的長大」，你認為這是在形容什麼呢？

須菩提恭敬的回答：世尊！您所說的人身長大，並不是在指有形物質的這個肉身，而是在形容那個無形體的「智慧法身」，那才是真正無遠弗屆「人身長大」的偉大如來之身。

佛陀含笑聽完須菩提的說明之後，開始深入剖

析「莊嚴佛土」的真實法義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真心修行的菩薩，就應該如此思維。

一切法並無固定之法，如果用頑固執著與死板板的方法，去引度消滅無量無邊的眾生煩惱障礙時，根本就缺乏「善巧方便」的慈悲柔軟智慧，不可能協助引導受苦受難的眾生解除煩惱與障礙，這就不夠資格堪稱其為慈悲的修行「菩薩」了。

因為並沒有任何的「特定之法」可用，必須以慈悲喜捨的智慧，隨緣而行與恆順眾生，來利

益他人，自己未曾痛過的劇情，就不該信口開河的缺乏同理心去教人止痛，自己都放不下的事，卻教人要放下，這些都不是真心修行菩薩該有的作為，惟有了知「法無自性、法無定法」，才能以善巧智慧的慈悲方便「恆順眾生」，覺知領悟並無特定之法，能去利益一切眾生，這才能堪稱其為真心修行的菩薩。

換言之，我所說的一切法，是來自內在清淨真如的本心所湧現，必定都是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」的生命實相，亦是清淨如來最實在的真理。

佛陀為了闡釋何謂「莊嚴」？什麼才是真正修行的菩薩？而繼續說道：須菩提啊！如果修行菩薩會起心動念著相的想要「莊嚴佛土」時，就不夠資格稱名為修行菩薩了。

因為我所說的「莊嚴佛土」，並不是在指外在刻意的裝飾，也不是由物質珍寶佈置出來的「莊嚴」，而是在指我們本自具足擁有、本來就清淨的內在心靈世界，根本就不必經由任何做作和粉飾，那才堪稱其為真正的「莊嚴諸佛淨土」。

換言之，遠離十惡迷妄之念，「清淨如來」也就是吾人內在清淨真如的本心「自然現前」，那才是真正的「莊嚴」。

須菩提！假若有修行菩薩，能真正通達徹悟「無我、無法」的涵義時，那樣的人，才是我所說、我所認可的「真心」修行菩薩。

一體同觀分第十八

佛陀接著開示「一體同觀」的見地而詮釋「一心五眼」，也代表成佛的五個階段與眼界，而說道：

須菩提！你認為已印証「清淨如來」現前的我，有凡夫的肉體之眼，能見到形形色色眾生的苦樂與頑執嗎？

須菩提看著佛陀，又思維了一下，恭敬的說：尊貴的世尊、如來，您是具有肉眼的。

佛陀安祥靜謐的看著須菩提問道：

須菩提，你認為已印証清淨如來現前的我，具有慧性普照，洞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，能真知灼見三千大千世界，超越精神與物質真義的「天眼」嗎？

須菩提立即回答：世尊！您是具足天眼的。

佛陀一步一步將問題帶入更深一層的成佛鍛鍊階段說道：

須菩提！你能意會已印証清淨如來現前的我，具有返觀內照，能洞見自性心靈智慧明澈，般若慧光不滅，能通達諸法無我的空性「慧眼」嗎？

須菩提回答說：世尊！您的確具足慧眼的能力。

佛陀再接續問道：

須菩提！您認為已印証清淨如來現前的我，能照見諸法空相，透徹了悟宇宙天際，一切世界運行的萬法，皆是空無自性的「法眼」嗎？

須菩提謹慎思維的回答說：世尊！您的確具足法眼的証量。

佛陀接續直問：

須菩提，你認為已印証清淨如來現前的我，能自性慈心覺醒，大放光明，慧日照破歷劫輪迴生死的長夜昏昧，亦能於十方法界了無障礙的「佛眼」嗎？

須菩提應機領悟的恭敬回答：世尊！您的確是具足佛眼。

佛陀將修行成佛的五種階段，藉由一心五眼的「一體同觀」，深入淺出的詮釋剖析，令在場的參與會眾，內心法喜充滿、讚歎不已。

佛陀列舉一心五眼的內涵之後，接著開示「心」有百千萬種，什麼才是「真正的心」，而說道：就像恆河中的所有微細沙粒，我說的重點是那些「沙粒」嗎？

須菩提回答：是的！您是在說沙粒。

佛陀開始帶動全場會眾升高思維，接著說道：那麼須菩提！你再想想看，如果一條恆河中的所有沙粒，代表一個世界，而每一個微細的沙粒，又等於一條恆河時，那所有恆河，和數之不盡的沙粒數目，將是無量無邊、難以計算。換個角度來譬喻，如果每「一粒沙」，等於一尊大成就覺悟的佛在教化居住的「世界」，像這樣一沙一世界的大成就覺悟之佛，和諸佛的淨土，是不是很多呢？

須菩提回答：世尊！那真的是無法計算，實在是太多了。

佛陀更進一步說道：

反過來說，若以一條恆河譬喻為一個世界，而每一個沙粒又等於一條恆河，所有恆河與沙粒皆可以微細分開，這就和宇宙的森羅萬象一樣，可以同時並存於宇宙「大我」之中。

如果依此類推，一個沙粒等於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的個體，在聚合與離散之間雖是「同體同理」，但在觀念上，卻又是屬於各自不同的世界。

換言之，在一沙一世界，無量無邊的國土中，雖然有數之不盡「心起動念」的眾生，而每一

個人的「心」，又是各自千思萬想的不同思緒，但無論是何種心，我都能完全透徹明白的覺察了知，其緣起緣滅的「根本」過程。

佛陀引導大家洞悉心象的真假，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三世「無失無得」的真理實相，繼續說道：

我所說的百千萬種「因緣故幻有」，而生起的苦樂之心，並不是在指那些物質所沾黏的塵染之「心」，而是在形容那顆「淨除、超越」一切苦樂、得失、喜怒、悲思之後，本然寂靜的那顆「心」，亦是清淨本覺的真如之心，那才

能堪稱其為吾人當下那顆真正的「心」。

佛陀接續開示「三世無常」無得無失的真理，而說道：

眾生的心念，是由內在無知的妄心所造作而成，並非清淨真如本心，因此憶念以前的事「過去心不可得」，執著現在的事「現在心不可得」，憂慮未來預期的事「未來心不可得」。

在這虛幻滾動、無常變化「不可得」的娑婆世間，任何的人、事、物，絕對都不會存有一成不變的事物。若能當下覺察了知「人心淨、道心生」，則吾人內在清淨本心的「菩提」真心，

自然就會顯現流露。

法界通化分第十九

佛陀開始詮釋「法界即心識」相通的道理，和「寂靜恆常」的概念接著說道：須菩提啊！你再思惟一下「虛與實」的見地，看看你能體會多少？如果有人用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財物，來行持財物的佈施，這樣的人所得到的福報因緣，是不是很多呢？須菩提恭敬的回答：世尊！此人以如此廣大勢

能的財物佈施因緣，所得到的福德實在是太多了。

佛陀邊問邊深入，直指「福德」的真實義說道：須菩提！如果福德有實際的「形體」時，我就不會說「福德很多」了。

因為在虛幻的娑婆人間，如夢幻泡影的福德並無實體，而真正能相應牽引出來的福德，是來自吾人內在的心靈世界本自具足、本自擁有「無所求、無所得」的佈施心態，這才是清淨無為本心的顯現，恰似那浩瀚無垠的宇宙虛空般，廣無邊際、無窮無盡，這才是我所說的，

內在心靈的「福德」難以衡量，確實是很多。故，「無所求即大求」，福德有如無窮無盡的虛空般，無有盡頭。

離色離相分第二十

佛陀接著轉入「色與相」的理體和事體，開始深入詳盡的剖析，而說道：

須菩提！你再思惟一下，十方諸佛的各種境界，可以由代表圓滿成就的色身「三十二相」來見到嗎！

須菩提已深深領悟，遠離物質的「離色」，和

遠離形相的「離相」真義，當下立即肯定的回答：世尊！不可能以三十二相的色身，去窺見「如來圓滿成就的智慧佛身」。

佛陀含笑滿意的說道：

沒錯！因為我說「具足色身」的法義，並不是在指有物體形相的「色身」，而是在詮釋那無形無相的心靈世界，那才是真正本自具足的圓滿「如來之身」。

佛陀破除眾人對肉體物質形相的「執有」迷思之後，再舉心象的「執無」，來辯証須菩提的見解，而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你能體會如來的各種境界，可以由具足諸相的「神通變化」，來看見嗎？須菩提虔敬感恩的回答：慈悲的世尊！如來的圓滿成就，不可能以心靈具足的諸相，就能看見的。因為外在的「形相」與內在的「諸見」這二重障礙，皆無法洞見如來圓滿的成就之境。

佛陀含笑的說道：的確如此！因為我說「諸相具足」，絕對不是指那些詭密神怪，別有企圖私心的吹噓鬼話，而只是在形容內在心靈無形無相的「智慧神通

變化」，才能堪稱其為「諸相具足」。

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

佛陀接著開示心靈實相的內涵說道：須菩提！你千萬不可錯解，也不可存有這種想法，誤以為已成就印証清淨如來現前的我，內心還會存有「我有為眾生說過法」的念頭。如果有任何人敢妄說，如來有所「說法」、如來有所「作為」、如來有所「目的」，代表此人正在毀佛謗法，不能透徹了解「我所說」的緣故。因為真正說法的人，必定能覺知領悟，

在起心動念的娑婆人間，並無任何的成佛大
「法」與大「道」可說，也沒有讓人迷思、崇
拜、依怙的「救世主」存在，唯有吾人內在清
淨真如的本覺之心「自覺顯現」，才有大法與
大道的存在，只有我們自己內在心靈「自我的
覺醒與遠離一切的迷妄」，這才是全宇宙之中
唯一出世的救世主。

（註：佛陀在世時，說出清淨真如本心，本來
就具足三藏12部經藏的智慧與佛性，而完成
了人間的一切救贖。

但很可惜！娑婆人間從古至今，依然存在各種

宗教造神的「救世主」，讓羔羊們永世失去「自我內在佛性的覺醒機緣」，而盲目的向心外去膜拜神佛、上帝、阿拉，主因都是來自「不識本心」，無法如實了知自己這顆尊貴的本心。）

佛陀為了淋漓盡致的詳釋「物質形相」與心靈「無為的真實之相」，就接續說道：

屬於物質肉體「自我色身」所說出的話語，都是虛妄不實在的成份與內容，唯有內在心靈清淨本覺的「智慧法身」，才能自然流露的說出「無虛無妄」，來自清淨真如本心的最真實之法，這才堪稱其為真正在說法的「說法者」。

當下「永生不滅」的金剛智慧生命，代表「慧命」瞬間成熟的須菩提，恭敬讚歎的請示佛陀說：尊貴的如來、世尊！有很多眾生，將出生於未來的世界，當他們有幸聽聞這部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如此微妙的心法的真相奧秘時，不知他們的內心，能否生起「清淨無執」的信心，來轉迷為悟嗎？佛陀平靜的告訴須菩提說道：不可錯解眾生的含義。因為他們本身並不是「眾生」，也不可侷限於物質形體色身的有形眾生，更別誤解無形體的無形「眾生」。

因為我所謂的眾生，是在形容人類的煩惱心念，眾生、眾生何其的多，差別只在於「迷悟之間」，能否解脫顛倒迷妄，而化煩惱為菩提，能覺悟的眾生當下「轉迷成悟」立地成佛，這亦是在形容智慧法身的「眾生」。

凡是証悟到「法身」的人，皆是代表已經印証成熟的覺者，亦名為成「佛」，那是一種未曾遠離眾生的「眾生」。

故，才會說十方諸佛、即是十方眾生。

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

須菩提為了想了解，什麼是無上正等正覺之道的「無所得」真相？什麼是「至極的善法」？就請示佛陀說：

尊貴的佛、世尊！

您獲得了無上正等正覺之道，為何是以「無所得」的心態，而得道的呢？

佛陀正色的說道：

是的！正是如此。我對無上正等正覺之道，並不存有任何絲毫未生起，任何染執的「心態、意念、和方法」。

因為「無法」可得的心靈之道，沒有多餘自欺

欺人的造作，凡是可以衡量「智慧的得失」，都是自我虛幻不實在的妄念，和自欺欺人的造作，才會稱其為「無法」；也沒有虛幻的妄念，才會稱其為「無得」；因為心靈之道，人人本自具足佛性，只能向內心去覺悟，無法用世間有為萬法，向心外去追尋祈求，這才堪稱其為「無上正等正覺之道」。

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

佛陀更進一步的說明：須菩提，你能意會嗎！這種心靈之道的種種清淨萬法，都是平等無分

別高下的，才會稱其名為「無上正等正覺之道」。

因為在清淨本心中，是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」，遠離這四相的虛妄，才能明心見性的去修學一切「四攝法、六度萬行、八正道……」，才能印証無上正等正覺之道。

佛陀導引會眾們，進入「無為善法」的深義，而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我所說的一切善法，並不是指那些「心起動念」刻意造作的多餘之事，而是專指心靈上，清淨真如本心「無惱的膽識」境界，

只有修行修心之人，才會自省、自覺放下「虛妄與染執」的無明，那才能堪稱其為真正的「至善之法」，也唯有返璞歸真、重返清淨無為的本心，才能稱其為「至極善法」。

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

佛陀接續詮釋「福智」的真實法義，而加強語氣的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

如果把三千大千世界，最高壯廣大的須彌山，所有的七種珍寶，全部聚集起來，拿去行持財

物的佈施作為，都比不上有人能受持此經「金剛般若波羅蜜」以智慧到彼岸的法義，或只受持經中的四句偈和其它段落法義，無論是自己受持、讀誦，或是盡力的去為他人宣說，這樣「法的佈施」福德，比之於用三千大千世界聚集的須彌山珍寶，去行持「財物的佈施」，真是相差百千萬億分之一倍，都無法比擬啊！

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

佛陀開始深入詮釋心「無分別心」的至極真相，而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你能體會嗎？應以「平等無執著之心」來弘法利生，代表在度化眾生教化結緣、利益他人的時候，要用「化無所化」的成熟心態去面對，外不見所度之人的「眾劣」，內不見能度之「我勝」，不可以心存染執的偏見來行持「法的佈施」，要真正達到「心體如鏡」，覺知領悟「心、佛、眾生」乃是一體同觀「三無差別」之境的心態。大家千萬不可以誤解，如來有此意念「我應當度化眾生」的偏見想法。

佛陀此時頓入核心的接著說道：

因為實際上，並沒有任何「眾生」是如來所引度的，如果有任何一位眾生是如來所引度時，代表心中仍然存有「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」等四種形相的執著，根本就不能算是已經成道的諸佛如來知見。

我所說的「有我」，其真實的法義並不是在指「有」物體形相的「我」，就連內在心靈那個無形無相的「我」也不是，因為那些都不是「我」的真實法義，「我」只是一種名詞上的暫時形容的言語文字。

但尚未覺悟的凡夫，卻自以為有一個實體的

「我」，因此才會以染執的「自我」為主觀意識，做為人生的目標與方向。

換言之，世間「凡夫」的名詞，並不是在指那些存有「老病死、貪怒愚、殺盜淫妄」……等意念之人，而是在指尚在染執厚重、妄念造作之人，只要能照見五蘊皆空，降伏內心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的人，即是轉迷為悟的覺醒之人，迷與悟皆存在吾人當下一心的流轉中，平凡的無法覺察、和毫不起眼，恰似花開花謝、日出日落的無煩無惱般。

凡是有虛妄之念，就必然有矯情造作的虛假形

相染執，則一切的「老病死、貪怒愚、殺盜淫妄……」等等，勢必就會如影隨形的日夜不離，更會衍生出一連串不斷的業緣。

所以一切的「形相」，皆是由凡夫的「頑固執著」一手招來惹來所建立的，只能由自己親自去身歷其境，嚐盡一切憂思苦惱的苦味，遇事練心別無它路。

但是我現在所說的「凡夫」，是指沒有一切的「苦受」之人，那才是名符其實的真正「平凡之夫」，亦名為大我宇宙的「真我」。

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

佛陀針對大我宇宙「法身」的問題，來徹底破除大家對「形相」的染執，而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你能真正領悟嗎？可以用三十二相來觀見如來嗎？

須菩提未經思索的直言說：是的！可以用三十二相觀見如來。

佛陀當下糾正的反問須菩提說道：

如果可以用三十二相觀見如來，那轉輪聖王具足三十二相的人間第一大善福之人，也象徵四

季和四方善惡的四大天王，不就是如來了？須菩提發覺自己好像錯解了，虔敬的說：慈悲的世尊！您所開示的如來真實法義，應該不能以三十二相，來觀見清淨如來的智慧法身。佛陀當下發覺時機已經成熟了，正是詮釋「法身非相」的時候到了，當下唱了一首離相、破相的偈誦，來開示所有參與的會眾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「色」代表物質體，「音聲」乃指道塵之法，「行」代表實際去做，「邪道」乃指偏離大我本心、背離生命存在實相的歪理。

換言之，在娑婆世間並沒有所謂的「外道」可言，只有染執六塵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的煩惱塵埃，皆可名為「外道」。

因為「如來」乃指宇宙大自然一切生命清淨的本質。

若以六塵為道的人，內心必定裝滿追迷逐妄的心思，生生世世信仰宗教，只會在「道之塵」上打滾，進不了心靈之門，終究是無法見到自心內在「清淨如來」的法性現前。

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

佛陀緊接著深入詮釋「離相」的法義又問須菩提：

你千萬不可以錯解，誤以為如來是因為不執著「具足相」，而斷滅了三十二相的緣故，才能証得無上正等正覺之道。所謂的「具足相」，是在譬喻「懂和去做」為一體，才算是真知灼見，只有染執深重的生死中人，才會存有偏見，誤以為「諸法斷滅」一切皆空無，不必修行就能直証無上正等正覺之道，這些偏見心態都會背離內在清淨本覺的真如之心。

換言之，小我個體意識（色），從「照見五蘊皆

空」開始，才能逐步昇華五根六識，心不迷惑、心不執著，才能洞悉諸法無我之境，才能融入大我宇宙意識(空)的「真我法身」，色(物質體)即是空(精神體)、空即是色，心物平衡的心靈自主控制鍛練「缺一不可」，絕對沒有諸法斷滅的心態存在，這條淨化自我鍛鍊的心靈提昇之路，正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意義：即「宇宙為自視而來、為完成鍛鍊而去。」

佛陀詮釋「無斷無滅」的真實義，讓在場的會眾皆能心領神會，生死煩惱即是「無常」，唯有心靈法性才是「常」的道理。

因此真正發出無上正等正覺之心的人，對於一切諸法，絕對不會說「斷滅之相」的心態，而是色與空、物質與精神、心與物、小我意識與大我意識的「平衡中道」，和相融相入「缺一不可」，這才是生命存在唯一的最真實之相，亦是「了生脫死」重返涅槃極樂，印証吾人內在本自具足「清淨真如本心」的唯一明燈。

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

佛陀接續開示「不貪不受」的道理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如果修行菩薩，以恆河沙粒的數

目，和等於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的七種珍寶，全部拿去行持財物的佈施。

或另外有一位修行菩薩，則深入了悟印證一切諸法，皆「無我」時，必然就能成就「無生法忍」之境。換言之，無生法忍有三義，是在形容：

「生忍」：代表已能接受與面對一切的無禮譏辱和分別得失。

「法忍」：形容無私利他的行持一切善行，毫無疲倦厭煩之義。

「無生法忍」：代表不生不滅的真如法性流露

顯現，根本都不見生忍與法忍的蹤跡，還能以「覺知觀照」的空性智慧，直接超越「面對與接受」的名相。像這位「法施」的菩薩所得到的信受奉行福德，必定是勝過前面這位以「財物佈施」的菩薩。

成就無生法忍的「法施」菩薩，因為印証到不生不滅「諸法無我」的空性智慧，才會不願意接受「福德」的緣故。

須菩提當下尚有些微不明白之處，而請示佛陀說：世尊！為什麼真心修行的菩薩們，不願意接受佈施的福報呢？

佛陀解釋說道：

因為真心修行的菩薩，對於自己所做的善事與善行，皆不會去貪著「福德」的名相。一旦心中「不貪」，就能以平靜、平等之心，全力以赴的去做。一旦心中「不染著」，則做了以後，就能不計得失，也不會生起懊惱後悔之念。對於一切逆境、毀謗、譏笑、和名譽受損的事情，不會生出分別煩惱之心，也不會掉入苦惱的深淵；對於自己被稱讚受譽的好聽話時，不會心生分別的歡喜飄然，和迷失如如不動的清淨本心，面對八苦的生老病死「生死事大」劇情考

驗時，內心更不生起「分別見與所知障」的我執與法執，即可稱其為「淨心覺照」的品質，才能安住於無生法忍的清淨無為、不生不滅之境。

故，我才會說，真心追求「無上正等正覺之道」的修行菩薩，不會接受人天聲聞、和菩薩「福報」的沾黏與染執，唯一無上佛乘，謹守空寂孤獨的弘揚佛法、真理、智慧，荷擔清淨如來的傳承家業，不受到世間任何的名聞利養，和譁眾取寵的誘惑，內心堅定供奉真理之人，永世必得大自在。

唯有聽懂、又能實際去做的人，自然就能「相應共鳴」印証到自己內在清淨的本心，「本自擁有、本然具足」無量無邊的厚植德本「福德」，這才是「不受、不貪」的真實法義。

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

佛陀接著開示「寂靜就是威儀」的道理，而說道：

須菩提！如果有人說：「如來有來有去、有坐有臥」，這樣的人皆是因為不能了解我所說的法義，才會錯解清淨如來的真實法義。

因為「如來」的意思乃指「無所從來」，都不是從外在「有形相、有音聲」的他方世界而來，而是眾生本自具足自性「寂靜的真心」，亦即清淨智慧的真如佛性遍佈法界(代表遍滿精神世界)，並隨著吾人內心虔敬的共鳴與感應，而顯現出「道感神交」的印証，「道在我心」絕不在心外任何人的身上，別再耗費青春生命，「吃碗裡、看碗外」的輪迴心態，向心外去追尋「他佛」的依怙，向自己的內心找回覺性、認識本心，印証一切威儀皆來自寂靜的清淨本心。

「清淨如來」顯現，看似好像從某個地方而「來」，其實並沒有「來處」，當然也就沒有地方可去「亦無所去」，只有返璞歸真的重返自己內在清淨真如本心的「湛然寂靜」，才能真正回復到自心真如佛性的「本位」。

換言之，如果依世間法的眼光來看待，修行之路好像離開「此岸」、去到了一處「彼岸」，其實並沒有「形相與音聲」的他方世界可去、或是可以執取，只是「重返」回復到周彌法界，佈滿靈明虛空的覺(佛)之性，那是一種無來處、亦無去處的「空寂靜謐」狀態，遠離一切

迷妄的身體行為、語言文字、和意念心態，毫無任何的做作，並呈現出不動、不異、不搖的清淨真如本心顯現，才會堪稱其為「至極的善心」，亦稱名為「清淨如來」的現前。

一合理相分第三十

佛陀接著開示法身與色身「一合理」的種種現象，並以世界譬喻為大我的「法身」，以微塵譬喻為小我的「色身」而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假若有正信的善男子，或正信的善女人，把三千大千世界（形容一個太陽系為一

個世界，其千倍為一個小千世界，小千世界的千倍為中千世界，中千世界的千倍為一個大千世界，而三次千倍的幾何倍數稱其為三千大千世界。）粉碎變成微塵，像這樣眾多的微塵，又等於人類的肉體色身，你能體會這樣的人口數目是不是很多呢？

須菩提立即回答：慈悲的世尊！這數目實在是多到無法衡量、難以計算，但您為何說這個譬喻呢？

佛陀為了讓須菩提參破「一合即同體」，並証悟「色身即法身之體」，和「內外皆不可以執

著」的道理，而說道：

如果微塵眾多是實有的話，我就不會說那些是微塵眾多了。

換言之，我所說的微塵眾多，當然不是在指灰塵泥沙的眾多，也不是在指世界人口的眾多，而是在形容吾人內在心靈上的「煩惱微塵眾多和菩提即道」，是同時具存的現象。

就像「大我法身和小我肉體色身」，也是一樣同時並存的狀態。

佛陀正色的說道：「離身無法、離法無身」。

法身既然無實體的存在，就不可去執取，只能

領悟與相應，而肉體的色身更是虛幻不實在，有成、住、壞、空的過程，根本就不能永存，因此我才會稱其名為「微塵眾多」。

須菩提當下心領神會的體悟「法身為體、色身為用，體外無佛、佛外無眾生」的道理，而回答說：慈悲的世尊、尊貴的如來！您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並不是在指灰沙塵土的世界，而是在形容濁惡染執與無惡清淨「染淨一如」的真心世界啊！

佛陀為了檢驗須菩提是否已經能夠真正領悟染淨本一體的「一合相」道理，而問須菩提說

道：怎麼說呢？須菩提接續的說：尊貴的如來！如果世界是實有存在的話，那必定就是色、空本一體的「一合相」狀態，而您所說的一合相之理，只是權宜所設的文字詞句形容。換言之，真性的「理與體」，是本來就呈現和合之相，才會名為「一合相」。佛陀聽完須菩提的見解之後，再度加強結尾的語氣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所謂的一合相之理，就是代表「空而不空」妙不可言的微妙覺性，物質界的色與

精神界的空、小我個體意識的色與大我宇宙意識的空、應無所住的空與而生其心的不空，皆彼此同在、相互共存，唯有抵達應無所住的「空」境，才能昇華進展到而生其心的「不空」之境，這是空性智慧圓滿成就的唯一關鍵，缺一不可。

換言之，所有候補佛位的「阿鞞跋致」境界之人，皆已達到應無所住的「空」境，而指導世人修持「應無所住」為最究竟之境，但距離而生其心的「不空」之境，也就是終其一生、無怨無悔的「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」的無上正

等正覺之道，卻尚有百千萬億倍的距離，和層次的差別啊！

所有世間尚未參悟之人，卻還在依戀著物質世間的空幻之境，貪著在靈鬼神怪，和五根六塵染執的「水中月影」攀緣眷戀，才會偏離與忘失了生命存在的最真實之相，只能繼續流轉百千萬劫的生死輪迴，而無法覺知與看破，都是因為尚未參破「一合理相」，「染淨本一體」的真實法義使然。

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

佛陀繼續開示「知」與「見」的真實法義，而說道：須菩提啊！如果有世人說，佛說「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」，你認為這樣的人，是否了解我所說的法義呢？

須菩提不假思索的回答說：慈悲的世尊！會這麼說的人，代表尚不了解您所說的法義，這是錯誤的見解。

佛陀開始帶動在場所有的會眾思考，於是先質疑須菩提，讓須菩提說出他所領悟的見解，而說道：為何這麼說呢？

須菩提此刻已經了悟，內心不再生出邪見的歪理，即是真知真見的「涅槃本境」，於是回答佛陀說：

無上尊貴的佛、世尊！

您所說的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「四相」的含義，並不是世俗之人所認為的四相，因為世俗之人的各種見解，都是來自「妄心所生」，皆會受到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「六塵的緣影」，和「知見」所迷障，終其一生都會被自我六塵之勞的「知見」所困惑障礙，而陷入自以為是的表面「能知與所見」，和「表面因果」的危險陷阱中。

世俗之人習慣由「心外取法」，才會生起六塵的妄

境，同時也會薰染了自我的妄念之心生起，導致再以妄念之心去執取「妄念之境」，經過一連串的染執與衍生，就會掉入「斷除煩惱重增病、趨向真如亦是邪」的危險陷阱之中，對自己與他人的「法身慧命」皆一無是處，也會延誤「開啟」自心永不損壞金剛智慧的長壽之命。

因為如此緣故，您才會把這四相，稱之為「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」的譬喻，這些都是您為了權宜導引而說的文字名詞，不可以因為這些文字名相，而障礙到修行的「大道」。

佛陀滿意的含笑說道：

須菩提，以及所有內心發出追求「無上正等正覺」道心的人，請大家住心諦聽！

當我們面對所有一切有為法的時候，都應該如是知「無上菩提」，如是見「真知灼見」，如是信解「正信無惑」，千萬不可以縱容妄念之心，而生起邪見歪理的法相執取。

換言之，「法」代表事情，「相」乃指形跡，凡是觸及「形相」之事，必定就會衍生出「法的執著」，進而造成執迷不悟「先入為主」的頑固執著，和心靈智慧上的障礙。

佛陀繼續深入開示「般若即智慧中的智慧」的正知

正見，而說道：

須菩提！我所說的「法相」涵義，並不是全然無知無見的「空無斷滅」，而是能為「般若」智慧領悟所用，也不離「知見」的釐清，更能善於「分辨」一切諸法的無我本質，了悟清淨本心「如如不動」的法性，正是「永恆與平常」的奧秘根源所在。

換言之，所謂的「法相」，並不是讓人執取的「形相」，而是專指心靈上無形、無相的「心象」，所以才會稱其名為「法相」，但重點是這些都是在直指無形和無相的「智慧悟性」，這才是清淨如來空性智慧的「法相」啊！

因為宇宙森羅萬象，和人類的心象，包括「般若即智慧中的智慧」……等一切諸法，其實皆為大我宇宙「法身之塵」，無論我們言語道斷的用盡一切語言文字「強詮言釋」的表達，都無法完整描述「大我之道」的全貌，但亦無損「大我」之體。

因此佛說一切法，皆不是「道之本體」，只是應機逗趣的笑談導引。因為「道」只在見聞者當下心領神會的「相應共鳴」中，而不是在說法者的語言文字名相中。

換言之，人類之所以會執迷於「賢、聖」，皆因心靈空虛，內心缺乏清淨自信使然，被愚痴無智所生

起的心靈塵沙所污染。

無論為善為惡，或是於聖於凡，在「大我法身」的大道上，卻毫無一絲得到、失去、損壞、和增益之處，生命之歌的一切旋律，都是自己招來惹來、自作自受的緣起緣滅。

故，開啟吾人內在心靈的般若智慧、提昇吾人內在的心靈力量，是吾人生生世世，來到娑婆世間的第一要務，如果背離了生命實相時，無量無邊的憂思苦惱，和無量痛苦逼身的劇情，就會衍生出自律神經的身心失調，還會生生世世輪迴循環，永不間斷的重覆出現和考驗，當我們愈不想要碰上的考驗，

偏偏就愈會出現，人算又不如天算，除非儘早皈依學佛，開啟自心本覺的智慧悟性，否則實在是別無它路啊！

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

佛陀開始作總結論，開示「應化非真」的第一義諦說道：

須菩提啊！如果有人以無限恆久「無量阿僧祇劫」世界，那麼多的七種珍寶，來行持財物的佈施他人，其福德廣大深厚，天地動容。

但假若另有正信的男子與正信的女人，內心發

出學佛修行的道心，並自動自發去持誦此經，乃至將四句偈誦的文義，為他人演繹宣說，令他人也能離苦得樂，其傳播生命實相真理的作為，亦即「法的布施」，其所獲得的「福德」，遠遠勝於前面所說珍寶財物的佈施。

佛陀繼續說明應該如何來為他人「演繹宣說」和受持這部金剛經的生命實相。

換言之，所謂「受持」的真實義，包括自持與為人解說二種，但廣為他人解說卻比自己私下自修自度，更加殊勝無比。因為在為他人解說的過程，正是自持「無上法門」的唯一關鍵。

但必須切記！要秉持正確的心態，以「不取於相」的去為他人解說金剛經的法義。因為「萬法皆空、皆無自性」，不但自己不執著一切法的名相，更別去誤導他人生起「頑固迷妄的邪見」，甚至還帶領著弟子們去執取一切法的「形相」，背道而馳的背棄了自己內在「如如不動」的清淨本心。

所謂的如如不動，乃指「心如法、法如心」，此心如明鏡般能遍照一切的萬事萬物，猶如「覺知觀照」的品質一樣，只能照到事物的影像，一旦事物離開明鏡時，即不留下任何沾黏

的影相痕跡。

換言之，如如不動的清淨法性，即是「清淨如來現前」，能照見萬法，卻不被萬法所迷惑和轉動，這就是「了生脫死」的秘訣。

故，心如鏡、鏡如心，亦稱之為「如如不動」，圓融自在而毫無任何的障礙。

吾人清淨真如的本性，即是佛(覺)之性，能顯現萬法的形形色色，恰似清淨本心在覺知觀照一切的萬法，卻不會受到一切萬法所動搖，此即稱其為「不變隨緣、隨緣不變」的如如不動，也代表已經到達「了生脫死、三世恆常、自由

自在」的「活菩薩」之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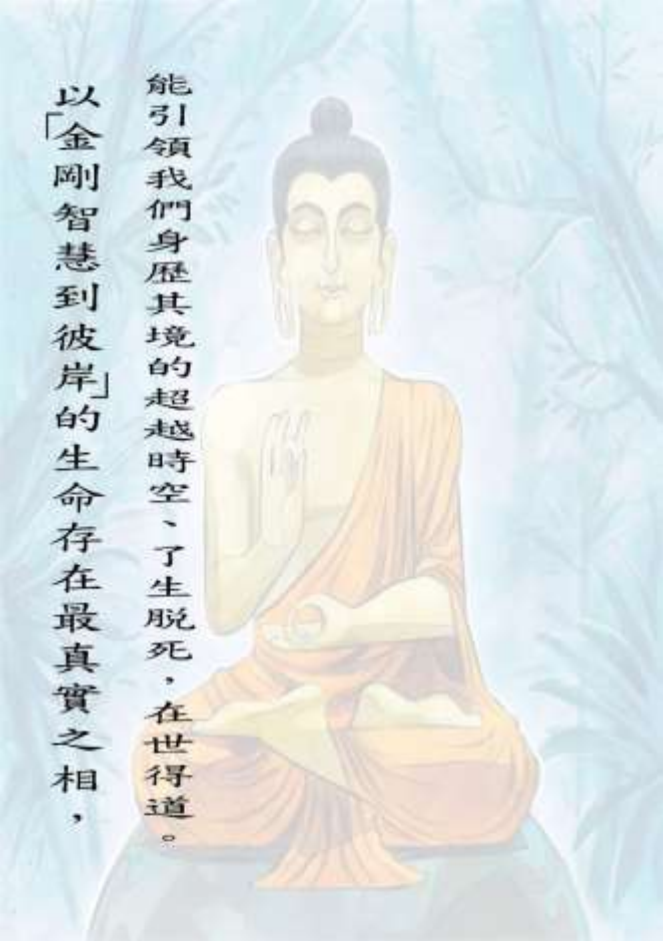
所謂的應化非真，乃指「應身」即是肉體的色身，「化身」乃指心靈智慧的變化之身，而應身與化身皆含藏於如來藏真性的「法身」之中。換言之，應身、化身、法身，這三身並非各自獨立，只要舉一應身時，其餘化身和法身，皆同在其中。

法身則是「無去無來」宇宙大我的「真空妙體」，也就是如如不動的本體，更是無上般若智慧的「覺知體悟」之境，其體「無實無虛」所以不妄不異、也沒有斷滅之相。

佛陀說完「應化非真」的詮釋之後，吟誦一首偈來叮嚀現場的所有會眾：「一切有為法、如夢幻泡影、如露亦如電、應作如是觀。」

佛陀開示說完「以金剛智慧到彼岸經」的法義之後，所有菩薩聖眾和長老須菩提，以及所有出家、在家之人，和一切世間天人（代表王族）、人（代表世間凡夫）、阿修羅（代表有福報，但情緒瞋怒特重之人），全部聽聞佛陀宣說無上甚深微妙法義之後，皆能體會領悟「極秘密的金剛般若」妙法，大家都發出信仰自心內在清淨本覺的佛性，當下不改變父母給予的肉身，

但在精神層次昇華中，卻能瞬間超越三大阿僧祇劫，即身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道，並超越生死煩惱的大海，而抵達了涅槃極樂的「彼岸」，全場會眾「法喜充滿」，每個人都發自內心的輕安踏實，立志信受奉行，安住於「常淨我樂」的清淨真如本心。（金剛經現代文譯全文完）



能引領我們身歷其境的超越時空、了生脫死，在世得道。

以「金剛智慧到彼岸」的生命存在最真實之相，